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二至一百八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何霈霖

謄録監生臣袁繼升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二

貢舉五

崔蠡　盧肇　丁稜

顧非熊　李德裕　張濆

宣宗　盧渥　劉蛻

苗台符張讀　許道敏　崔殷夢

顏標　溫庭筠　盧彖

翁彦樞　劉虚白　封定卿

馮藻　趙琮

崔蠡

唐崔蠡知制誥日丁太夫人憂居東都里第時尚清苦儉嗇四方寄遺茶藥而已不納金帛故朝賢家不異寒素雖名姬愛子服無輕細崔公卜兆有期居一日宗門士人有謁請于蠡者閽吏拒之告曰公居喪未嘗見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門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遠之日願

一見公公聞之延入與語直云知公居縉紳間清且約太夫人喪事所須不能無費其以廩孫姪之行又且貲用稍給願以錢三百萬濟公大事蟲見其慷慨深竒之但嘉納其意終郤而不受此人調舉久不第亦頗有屈聲蟲未幾服闋拜尚書右丞知禮部貢舉此人就試蟲第之為狀元衆頗驚異謂蟲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獻藝由善價成名一第則可矣首冠未為得以是人有告於蟲者答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狀頭是某私恩所

致耳具以前事告之於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出芝田錄

盧肇

李德裕抑退浮薄奬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絶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例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三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答曰安用問所欲為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邪起於是依其次而放

出玉泉子

丁稜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牓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即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赬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

閩稜等登稜等登非第聲耶出玉泉子

顧非熊

顧非熊況之子滑稽好辯凌轢氣焰子弟為衆所怨非熊既為所排在舉場垂三十年屈聲聒人耳會昌中陳商放牓上怪無非熊名名有司追牓放及第時天下寒進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為童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出摭言

李德裕

李德裕以已非由科第恒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貴要
束手德裕嘗為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
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
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
志在排斥出玉泉子

張濆

張濆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濆等八人
趙渭南貽濆詩曰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真箇是仙才

猶堪與世為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出摭言

宣宗

宣宗酷好進士及第每對朝臣問及第苟有科名對者必大喜便問所試詩賦題目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嘆惜移時常於內自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出盧氏雜說

盧渥

唐陜州廉使盧渥在舉場甚有時稱曾於涯水逆旅遇

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貴人斂身迴避帝揖與相見乃自稱進士盧渥帝請詩卷袖之乘驢而去他日對宰臣語及盧渥令主司擢第渥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相問渥與主上有何階緣渥乃具陳因由時亦不以為忝藝事業亦得之矣渥後自廉察入朝知舉遇黄寇犯闕不及終塲趙崇大夫戲之曰出腹不生養主司也然盧家未嘗知舉盧相攜䀎之拔為主文章不果也出北夢瑣言

劉蛻

荆南解比號天荒大中四年劉蜕以是府解及第時崔鉉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蜕蜕謝書略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出摭言

苗台符張讀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聦悟無比十餘歳博覽羣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又同佐鄭薫少師宣州幕二人常列題於西明寺東廊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台符

十七不祿讀位至禮部侍郎出摭言

許道敏

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於時相是冬主文者將涖事於貢院謁於相門相大稱其卓苦藝學宜在公選主文受命而去許潛知其旨則磨礪以須屈指試期大掛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於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為儐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摇珮髙譚極歡而罷無何時相數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恐異主

文不敢第於甲乙自此晦昧壈坎不復振舉繼丁家故盉二十載至大中六年崔璵知舉方擢於上科時有同年張讀一舉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敗於垂成之冬儐導張希復之子牛夫人所生也出唐闕史

崔叚夢

崔叚夢宗人瑶門生也夷門節度使龜從之子同年首冠於壤壤白瑶曰夫一名男子飾身世以為美他不可以等將也近嵗闕試内多以假為名求適他處甚無謂

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舊轍瑤大以為然一日壤等率集同年詣瑤起居既坐瑤笑謂壤等曰昨得大梁相公書且欲崔先輩一到駿馬健僕往復當不至稽滯幸諸先輩留意壤以坐主之命無如之何出玉泉子

顔標

鄭侍郎薰主文舉人中有顔標者薰誤謂是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及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曰標寒進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

塞默而已尋為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顔標作魯公出摭言

温庭筠

温庭筠燈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每賦一韻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為温八吟出摭言

盧象

崔沆及第年為主罰録事同年盧象俯近關讌堅請假往洛下拜慶既而淹緩久之及同年讌於曲江亭子象

以雕幰載妓微服䩫鞚縱觀於側遨為團司所發流判之略曰深攙席帽密映氈車紫陌尋春便隅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出摭言

翁彥樞

翁彥樞蘇州人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里出入故相國裴公坦門下以其年耄優惜之雖中門內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貫珠閉目以誦佛經非寢食未嘗輟也坦主文柄入貢院子勛質日議牓于私室僧多處其間二

子不之虞也其擬議名氏迨與奪進退僧悉熟之矣歸寺而彥樞訪馬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巳答曰第八人足矣即復往裴氏之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邪郎君知舉邪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剗革前弊孤平得路今之與奪substrate由郎君侍郎寧偶人邪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即屈其

指自首至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㑹曲折畢中二子所諱勛等大懼即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貧僧老矣何用金帛為有鄉人翁彥樞者徒要及第耳勛等曰即列在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勛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僧一文書來彥樞其年及第竟如其言出玉泉子

劉虛白

劉虛白與裴坦早同硯席坦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絶句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

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孟棨年長於魏公放牓日棨出行曲謝沆泣曰先輩吾師也沆泣棨亦泣棨出入場籍三十年長孫籍與張公舊交公兄呼籍公嘗諷其改圖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出摭言

封定卿

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卿丁茂珪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瑝鄭嵎四君子蒙其眄睞者因是進昇故

曰欲得命通問瑝㟾都雍出北夢瑣言

馮藻

唐馮藻常侍宿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藻文彩不高酷愛名第已十五舉有相識道士謂曰某曾入靜觀之此生無名第但有官職也亦未之信更應十舉已二十五舉矣姻親勸令罷舉且謀官藻曰譬如一生無成更誓五舉無成遂三十舉方就仕官歷卿監峽牧終於騎省出北夢瑣言

趙琮

趙琮妻父為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髙㑹州郡謂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敝衆以帷隔絶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驚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琮得非君子壻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書乃牓也將遽以牓歸呼曰趙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

帷障相與同席競以簪服而慶遺焉出玉泉子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三

貢舉六

劉鄴　葉京　李謟

房翊　汪遵　劉允章

王凝　盧尚卿　李尭

高湜　公乘億　孫龍光

王璘　蔣凝　吴融

盧光啓　王彥昌　杜昇

鄭昌圖　程賀　陳嶠

秦韜玉　陸扆　張曙

崔昭矩　賈泳

劉鄴

劉鄴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内庭特賜及第韋保義以兄在相位應舉不得特賜及第擢入内庭出摭言

葉京

葉京建州人也極有賦名向遊大梁常預公宴因與監軍使面熟及至京師時已遂登科與同年連鑣而行逢其人於通衢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後頗至沈棄終於太學博士出摭言

李鵠

李鵠應舉功勤敏妙絕倫人謂之束翅鷂子咸通二年及第出盧氏雜說

房翃

房翃河南人太尉之孫咸通四年垂成而敗先是名第定矣無何寫試之際仰泥土落擊翻硯瓦汚試紙翃以中表重地祇薦翃一人主事不獲已須應之翃既臨曙更請印副試主司不諾遂罷出摭言

汪遵

許棠宣州涇縣人早修舉業鄉人汪遵者幼為小吏洎棠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徒然善為絶句詩而深晦密

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滻忽遇遵於途中棠訊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對曰此來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而果與棠同硯席棠甚侮之後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出摭言

劉允章

劉允章題目天下為家賦給事中杜裔體進疏論事雖不行時以為當崔瀣至仁伐不仁賦亦頗佁時議薛耽盛德日新賦韻脚云循乃無已劉子震通狀請改為修

字當時改正出盧氏雜說

王凝

王凝清修重德冠絶當時每就寢息必乂手而卧或慮夢中見其先祖曾牧絳州於時司空圖方應進士舉自别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閽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王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浮薄者號之爲司空空王知有此說

因名一牓門生開筵宣言於衆曰某竊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圖聲彩益振出北夢瑣言

盧尚卿

咸通十一年以龐勛盜據徐州久屯戍卒連年飛輓物力方虛因詔權停貢舉一年是歲進士盧尚卿自遠至闕聞詔而廻乃賦東歸詩曰九重丹詔下塵埃深鎖文闈罷選才桂樹放教遮月長杏園終待隔年開自從玉帳論兵後不許金門諫獵來今日霸陵橋上過關人應

笑朧前迴出井䖏記

李彪

李彪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因遣賃油幕以張去聲之彪先人舊廬昇平里凡用錢七百緡自所居連亘通衢迨至一里餘參御輩不啻千餘人韉馬車輿闐咽門巷往來無有霑濕者而金壁照耀別有嘉致彪時為丞相韋保衡所委干預政事號為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韋宙女恒資之金帛不可勝紀出摭言

高湜

咸通十二年禮部侍郎高湜知舉牓內孤平者公乘億有賦三百首人多書於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時人謂之許洞庭最者有聶夷中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鉏田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

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出摭言

公乘億

公乘億魏人也以詞賦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舉矣嘗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濶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粗縗跨驢依稀與妻類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

令人詰之果億内子與之相持而泣路人嘆異之後旬日億登第矣出摭言

孫龍光

孫龍光崔殷夢下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龍光踐履往復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郎君喜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巳居衆材之上出摭言

王璘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

問特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給几硯璘衫絺㨹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輟首題黄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又鳥散餘花落詩三十首援毫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為迴飈所卷泥滓霑漬不勝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傳午已積七千餘言崔公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但請名来飲酒黄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時路嚴方當軸遣一介名之璘意

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嚴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於杯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出摭言

蔣凝

乾符中蔣凝應宏詞爲賦止及四韻遂白而去試官不之信逼請所謂凝以實告既而比之諸公凝有德色試官歎息久之頃刻之間播于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出摭言

吴融

吳融字子華廣明中和間久負屈聲雖未擢第同人率多執贄謁之如先達有王圖者工詞賦投卷凡旬月融既見之殊不言圖之臧否但問圖曰君曾得盧休信否何堅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他休圖之中表長於八韻向與融同硯席晚年拋廢歸鏡中別墅出摭言

盧光啓

盧光啓先人伏法光啓兄弟修飾赴舉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周謹著初舉子一卷即進取諸事皆

此類也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於租庸張濬濬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斆之葢重疊別紙自光啓始也唐末舉人不問事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亦皆法於光啓爾其族弟汝弼嘗爲張濬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版蕩自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也出北夢瑣言

王彥昌

王彥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於鼎甲廣明歲駕幸西蜀

敕賜及第後為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門時宰臣學士不及隨駕知柔以京兆尹權中書事屬近輔表章繼至勤於批答知柔以彥昌名聞遂命權知學士居半歳出拜京兆尹加左常侍大理卿為寺胥所累南遷出摭言

杜昇

杜昇父宣猷終宛陵昇有詞藻廣明歳蘇導給事刺劍州昇為郡倅駕幸西蜀例得召見特敕賜緋導尋入内

庭章中令自翰長拜主文昇時已拜小諌抗表乞就試從之登第數日有敕復前官拜服色議者榮之出摭言

昇自拾遺賜緋却應舉及第又拾遺時號著緋進士出盧氏雜說

鄭昌圖附被嘲

廣明年中鳳翔副使鄭侍郎昌圖未及第前甞自任以廣度弘襟不拘小節出入遊處恣情馬泊至輿論喧然且欲罷舉其時同里有親表家僕自宋亳莊上至告

其主人云昨過洛京於穀水店邉逢見二黄衣使人西来某遂與同行至華嶽廟前二黄衣使與某告别相揖於店後面謂某曰君家郎君應進士舉無僕曰我郎主官已髙諸郎君見修學次又問曰莫親戚家兒郎應無曰有使人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榜之使也自泰山来到金天處押署其榜子幸相遇僕遂請竊窺其榜使者曰不可汝但記之遂畫其地曰此年狀頭姓偏傍有阝名兩字下一字在口中牓尾之人姓偏傍亦有此阝名

兩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記之記之遂去鄭公親表頗異其事遂訪鄭具話之且勉以就試昌圖其年狀頭及第榜尾鄒希回也姓名畫點皆同出玉堂閑話

又咸通中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亦皆騎驢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袖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相國魁偉甚故有此句出摭言

程賀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役充廳僕其弟在州曹為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雅有意思因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贄甚稱獎之俾稱進士依崔之門更不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為崔公衰服三年人皆美之出北夢瑣言

陳嶠

陳嶠謁安陸鄭諴三年方一相面從容諴謂嶠曰識閔廷言否嶠曰偶未知聞諴曰不妨與之往還其人文似西漢（出摭言）

秦韜玉

秦韜玉出入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郎判鹺及小歸公主文韜玉准敕放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韜玉致書謝新人皆呼同年略曰三條燭下雖阻文闈數仞牆邉幸同恩地（出摭言）

陸扆

陸扆舉進士屬僖宗幸梁洋隨駕至行在與中書舍人鄭損同止逆旅扆為宰相韋昭度所知欲身事之速了屢告昭度昭度曰奈已深見復使何人為主司扆以鄭損對昭度從之因令扆致意牓帖皆扆自定其年六月狀頭及第後在翰林署時苦熱同列戲之曰今日好造榜矣然扆名冠一時兄弟三人時謂三陸希聲及威也

出北夢瑣言

張曙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目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第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西陪驥尾五更風小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為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

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吃却待我作宰相與郎君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内廷大拜張後於裴贄下及第果於崔下過堂出摭言

崔昭矩

崔昭矩大順中裴贄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王倜丞相曾公損之子倜及第翌日損登庸倜過堂别見歸點親迎拜席曰狀元及第牓下㸃巡脱白朞月無疾而卒出摭言

賈泳

賈泳父修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碎嘗佐武臣倅晉州時昭宗幸蜀三牓裴相贄時為前主客員外客游至郡泳接之傲睨裴嘗簪笏造泳泳戎裝一揖曰主公尚書邀放鷂子勿怪如此偬偬而退裴贄頗銜之後裴三主文柄泳兩舉為裴所黜既而謂門人曰賈泳潦倒可哀吾當報之以德遂放及第出摭言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四

貢舉七

昭宗　韋甄闕　劉纂

鍾傳　盧文煥　趙光逢

盧延讓　韋貽範　楊玄同

封舜卿　高輦

氏族

李氏　王氏　七姓

李積　崔湜　類例

李嶠　張說　楊氏

李益　莊恪太子妃　白敏中

汝州衣冠　黃生

昭宗

昭宗皇帝頗為孤進開路崔凝覆試但是子弟無問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其間屈人頗多孤寒中惟程晏黄韜

擅場之外其餘以呈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貞白張蠙律詩趙觀文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閫閾者也出摭言

劉纂

劉纂者商州劉蚖之子也亦善爲文乾寧中寒栖京師偶與一醫士爲隣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貸之其人即樞密使門徒嗣薛王爲大京兆醫工因爲知彔診脈從容之際盛言纂之窮且屈知彔甚領覽會試官以解送等

第稟於知柔知柔謂纂是開府門前人醫若之言必開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莫知其由自是纂落數舉方悟竟無以自雪出摭言

鍾傳

唐朝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饑饉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爲意江西節帥鍾傳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爲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爲急務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求貢於有司者莫不

盡禮接之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於治平行鄉飲之禮嘗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後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其餘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息時舉子者以公卿闗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歲常不下數輩闕

盧文煥

盧文煥光化二年狀元及第頗以讌醵為急務常府開讌同年皆患貧乏以致之一旦紿以遊齊國公亭子既

至皆解帶從容煥命圉司牽驢時柳璨告文渙以驢從非己有文煥曰樂不瞋眩厥疾弗瘳璨甚銜之居四年璨登庸文渙憂慼日加璨每遇之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出摭言

趙光逢

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内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上表乞骸守司空致仕二年

復徵拜上相出摭言

盧延讓

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讓師薛能為詩詞意入僻時人多笑之吳融向為侍御史出官峽中延讓時薄游荆渚貧無卷軸未遑贄謁會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讓百篇融既覽大奇之且曰此無他貴語不尋常耳於是稱之於府主成汭時故相張公職於是邪常以延讓為笑端及融言之咸所改觀由是大獲舉糧延讓深所

感激然猶因循竟未相面值融赴急徵尋入內庭孜孜於公卿間稱譽不已光化戊午歲來自襄之南融一見如舊相識延讓嗚咽流涕於是攘臂成之矣出摭言

韋貽範

羅隱顧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綯顧雖鹾賈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刺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預之風韻談諧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顧文賦為時所稱而切於成名甞有啓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

列於尾株之前也羅既頻不得意頗怨望竟為貴遊子弟所排契濶東歸黄寇事平朝賢議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與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亦可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為粃糠也由是不果召出北夢瑣言

楊玄同

唐天祐年河中進士楊玄同老於名場是歲頗亦彷徨未涯兆朕宜祈吉夢以卜前途是夕夢龍飛天乃六足

及見牓乃名第六則知固有前定矣出玉堂閒話

封舜卿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為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澀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識者以為座主辱門生同光初致仕出北夢瑣言

高輦

禮部貢院凡有牓出書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

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跡耳此名鬼書也范質云未見故實塗說之言未敢為是嘗記未應舉日有登第者相告舉子將策名必有異夢今聊記憶三數夢載之於此高輦應舉夢雷電晦冥有一小龍子在前吐出一石子輦得之占者曰雷電晦冥變化之象一石十科也將來科第其十數矣及將放牓有一吏持主文帖子至問小吏姓名則曰姓龍詢其名第高卑則曰第十人又郭俊應舉時夢見一老僧屣於卧榻上蹣跚而行既寤甚惡之

占者曰老僧上座也著屐於卧榻上行屐高也君其巍峩矣及見榜乃狀元也王汀應舉時至滑州旅店夢射王慎徵一箭而中及將放榜或告曰君名第甚卑汀答曰苟成名當為第六人及見榜果如所言或者問之則告以夢王慎徵則前年第六人及第今射而中之故知亦此科第也賀於癸巳年應舉考試畢場自以孤平初舉不敢決望成名然憂悶如醉晝寢於逆旅忽有所夢寐未吪間有九經蔣之才相訪即驚起而坐且告以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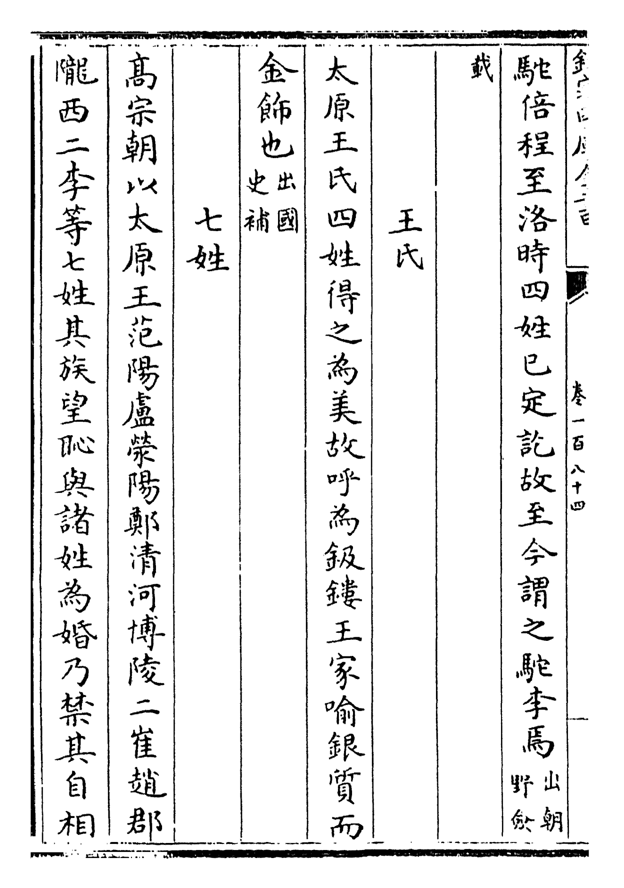
夢被人以朱筆於頭上亂點已牽一胡孫如驢許大將即以夢占之曰君將來必捷禦是第三人矣因問其說即曰亂點頭者再三得也朱者事分明也胡孫大者為猿算法圓三徑一故知三數也及放榜即第十三人也

出玉堂閒話

氏族

李氏

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鳴



駞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謂之駞李馬出朝野僉載

王氏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為美故呼為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出國史補

七姓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趙郡隴西二李等七姓其族望恥與諸姓為婚乃禁其自相

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密䒩飾其女以送夫家出國史纂異

李積

李積酒泉公義琰姪孫門戶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懷州刺史與人書札唯稱隴西李積出國史補

崔湜

崔仁師之孫崔湜滲等昆仲數人文翰列官清要每私

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人門及出身官歷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于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出摭言

類例

世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有非士族及假冒者多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後柳冲亦明族姓中宗朝為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已來不聞有僧曇剛葢懼嫉於時故隱其名氏出國史補

李嶠

初李嶠與李迥秀同在廟堂奉詔為兄弟又西祖王璋與信安王禕同產故趙郡隴西二族昭穆不定一會之中或孫為祖或祖為孫出國史補

張說

張說好求山東婚姻當時皆惡之及後與張氏親者乃為申明四姓鄭氏不離滎陽又崗頭盧澤底李土門崔皆為鼎甲出國史補

楊氏

楊氏自楊震號關西孔子葬於潼關亭至今七百餘年子孫猶在閿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出國史補）

李益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時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户李益而尚書亦兼門第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出因話錄）

莊恪太子妃

文宗為莊恪選妃朝臣家子女者悉被進名士庶為之不安帝知之召宰臣曰朕欲為太子婚娶本求汝鄭門衣冠子女為新婦聞在外朝臣皆不願共朕作親情何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家羅訶去因遂罷其選

出盧氏雜說

白敏中

白敏中為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為子壻且有日矣其

妻盧氏曰身爲宰相願爲我壻者多矣已旣姓白又以侯氏兒爲壻必爲人呼作白侯爾敏中爲之止焉敏中始婚也已朱紫矣嘗戲其妻爲接脚夫人又妻出輒導之以馬妻旣憾其言每出必命撤其馬曰吾接脚夫人安用馬也出玉泉子

汝州衣冠

汝州衣冠無非望族多有子女有汝州叅軍亦令族内於一家求親其家不肯曰其家世不共軒冕家作親情

出盧氏雜說

黄生

有黄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頗同房否對曰别洞黄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對人雖咍之亦賞其直實也出尚書故實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四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五

銓選一

蔡廓　謝莊　劉林甫

張說　溫彥博　戴冑

唐皎　楊師道　高季輔

薛元超　楊思玄　張仁禕

裴行儉　三人優劣　劉奇

狄仁傑　鄭杲　薛季昶

鄧渴　李至遠　張文成

鄭愔崔湜　糊名

蔡廓

宋廢帝時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錄尚書徐羨之謂中書令傅亮曰黄門已下悉委蔡吾徒不復厝懐自此已上故宜共參同異廓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署紙尾也遂辭不拜出建康實録

謝莊

宋謝莊字希逸侍中微之子黃門思之孫美儀容善談論工書屬文好言玄理少爲文帝所賞帝一見之輒嘆曰藍田生美玉豈虛也哉莊代顏竣爲吏部尚書竣容貌嚴毅常有不可犯之色莊風姿溫美人有喧訴嘗歡笑答之故時人語曰顏吏部瞋而與人官謝吏部笑不與人官莊遷中書令侍中謚曰憲莊家世無年五十者莊年四十二祖四十七曾祖四十三高祖三十子朏瀹

並知名出談藪

劉林甫

唐武德初因隋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即停至貞觀二年劉林甫為吏部侍郎以選限促多不究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以為便出唐會要

張說

武德七年高祖謂吏部侍郎張說曰今年選人之內豈無才用者卿可簡試將來欲縻之好爵於是說以張行

成張知運等數人應命時以爲知人出唐會要

溫彥博

貞觀元年溫彥博爲吏部郎中知選意在沙汰多所擯抑而退者不伏嚚訟盈庭彥博惟騁辯與之相詰終日喧擾頗爲識者所嗤出唐會要

戴胄

貞觀四年杜如晦臨終請委選舉於民部尚書戴胄遂以兼檢校吏部尚書及在銓衡頗抑文雅而奬法吏不

適輶軒之用物以是刺之出唐會要

唐皎

唐貞觀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銓問何方穩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云親老先住江南即唱之隴右論者莫測其意有一信都人希河朔因給云願得江淮即注與河北一尉由是大被選人給言欺之出唐會要

楊師道

貞觀十七年楊師道爲吏部尚書貴公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所署多非其才深抑勢貴及親黨將以避嫌時論譏之出唐會要

高季輔

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綜時稱允愜至十八年於東都獨知選事上賜金鏡一面以表清鑒出唐會要

薛元超

永徽元年中書舍人薛元超好汲引寒俊嘗表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等十餘人時論稱美出唐會要

楊思玄

龍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楊思玄恃外戚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為選者夏侯彪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時中書令許敬宗曰必知楊吏部之敗或問之對曰一彪一狼共著一羊不敗何待出唐會要

張仁禕

唐總章二年十一月吏部侍郎李敬玄委事於員外張仁禕有識畧幹能始造姓歷改修狀抹銓替等程式敬玄用仁禕之法銓總式序仁禕感國士見委竟以心勞嘔血而死出唐會要

裴行儉

咸亨二年有楊烱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咸為延譽引以示裴行儉行儉曰才

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勮未知名因調選遂為行儉深禮異仍謂曰有晚生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識此輩其後果如其言行儉嘗所引偏裨將有程務挺張虔勗崔智䛒王方翼党金毘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為名將出唐會要

三人優劣

長壽二年裴子餘為鄠縣尉同列李隱朝程行諶皆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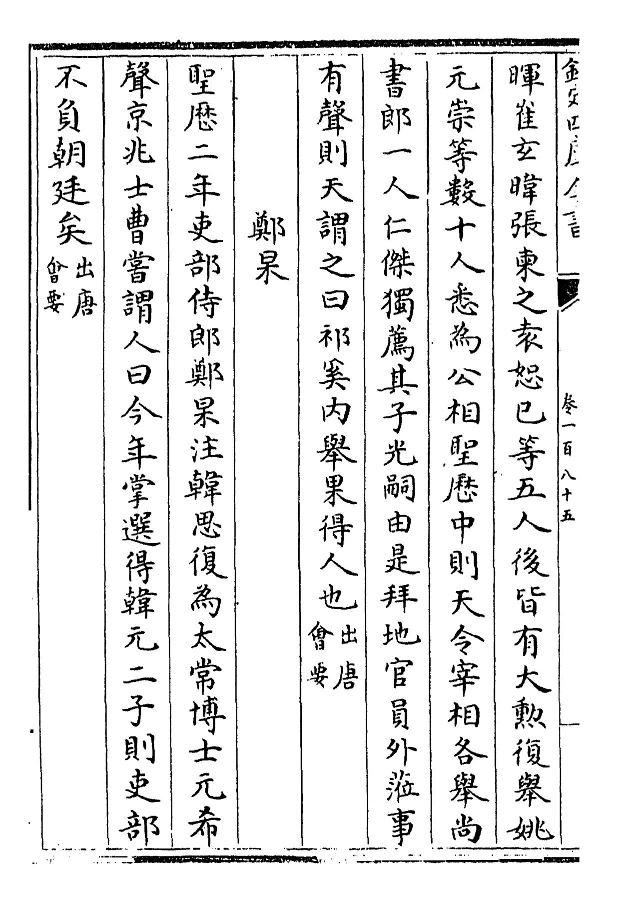
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三人優劣孰先崇業曰譬之春蘭秋菊俱不可廢闕

劉奇

證聖元年劉奇爲吏部侍郎注張文長司馬鍠爲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之奇正色曰舉賢本自無私二君何爲見謝出唐會要

狄仁傑

聖歷初狄仁傑爲納言頗以藻鑒自任因舉桓彥範敬



暉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等五人後皆有大勳復舉姚元崇等數十人悉為公相聖歷中則天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獨薦其子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涖事有聲則天謂之曰祁奚內舉果得人也出唐會要

鄭杲

聖歷二年吏部侍郎鄭杲注韓思復為太常博士元希聲京兆士曹嘗謂人曰今年掌選得韓元二子則吏部不負朝廷矣出唐會要

薛季昶

長安三年則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為御史者季昶以問錄事參軍盧齊卿齊卿舉長安縣尉盧懷慎李體光萬年縣尉李義崔湜咸陽縣丞倪若水盩厔縣尉田崇壁新豐縣尉崔日用後皆至大官出唐會要

鄧渴

弘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銓綜人畢放長榜遂出得留人名於是衢路喧嘩大為冬集人援引指擿

貶為太子中允遂以中書舍人鄧玄挺替焉又無藻鑒之目及患消渴選人因號鄧渴出唐會要

李至遠

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被放乃竊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為丁王改為士擬授官後即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內以為神明出唐會要

張文成

唐張文成曰乾封以前選人每年不越數千垂拱以後每歲常至五萬人不加衆選人益繁者蓋有由矣嘗試論之祇如明經進士十周三衛勳散雜色國官直司妙簡實材堪入流者十分不過一二選司考練總是假手冒名勢家囑請手不把筆即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正員不足權補試攝檢校之官賄貨縱横贓污狼籍流外行署錢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員外行案更有挽

郎輩脚營田當屯無尺寸功夫並優與處分皆不事學問唯求財賄是以選人冗冗甚於羊羣吏部喧喧多於蟻聚若銓實用百無一人積薪化薪所從來遠矣出朝野僉載

鄭愔崔湜

唐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贓汚狼藉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時崔湜亦為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分疏

云其能翹關負米湜曰若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邊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出朝野僉載

糊名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有嘲謔之言於是乃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院有司自此始也出國史異纂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六

銓選二

陸贄　鄭餘慶　裴遵慶

李絳　李建　崔安潛

斜封官

唐景龍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從屠販而踐高位景雲踐祚尚書宋璟御史大夫畢構奏停斜封人官璟構出後見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賄賂奏云見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却於是斜封皆復舊職偽周革命之際十道使人天下選殘明經進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

被搜揚不曾試練並與美職塵黷士人之品謗悅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為榮有才得官以為辱昔趙王倫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異並不簡試雷同與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軌皆封侯略盡太府之銅不供鑄印至有白版侯者朝會之服貂者大半故謡云貂不足狗尾續小人多幸君子恥之無道之朝一何連類也惜哉出朝野僉載

盧從愿

景雲元年盧從愿爲侍郎精心條理大稱平允其有冒名爲選虛增功狀之類皆能擿發其事典選六年頗有聲稱時人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裴即行儉馬謂載李謂朝隱出唐會要

韋抗

景雲二年御史中丞韋抗加京畿按察使舉奉天縣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金城縣尉王水華原縣尉王燾爲判官其後皆著名位出唐會要

張仁愿

景雲二年朔方總管張仁愿奏用監察御史張敬忠何奕長安縣尉寇泚鄠縣尉王易從始平縣主簿劉體微分判軍事義烏縣尉晁良貞爲隨軍後皆至大官出唐會要

杜暹

景雲二年盧從愿爲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參軍調集補鄭縣尉後暹爲户部尚書從愿自益州長史入朝暹立在盧上謂之曰選人定何如盧曰亦由僕之藻鑑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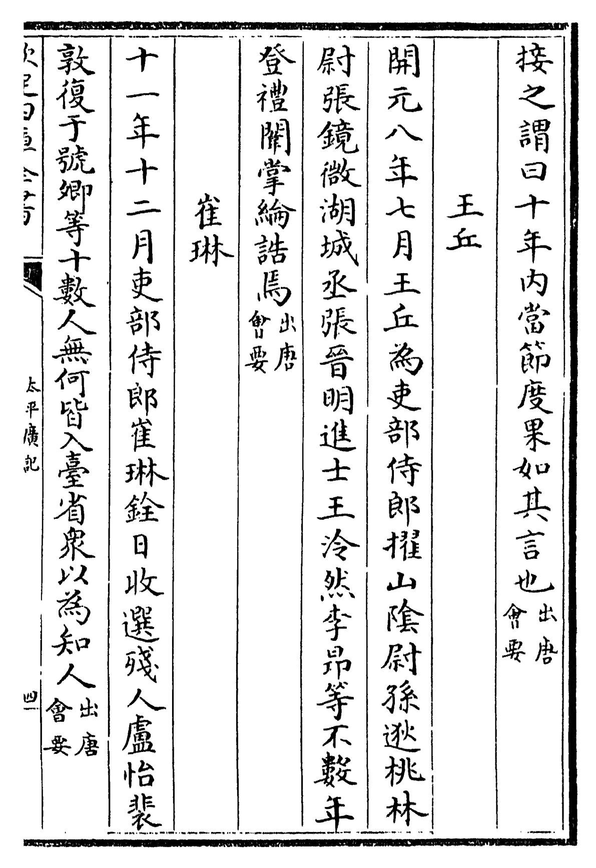
使明公展千里足也出唐會要

魏知古

先天元年侍中魏知古嘗表薦洹水縣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叅軍齊澣右内率府騎曹柳澤及為吏部尚書又擢密縣尉宋遥左補闕袁暉封希顔伊闕縣尉陳希烈其後咸居清要出唐會要

盧齊卿

開元元年盧齊卿為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為果毅特禮



接之謂曰十年內當節度果如其言也（出唐會要）

王丘

開元八年七月王丘為吏部侍郎擢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丞張晉明進士王泠然李昂等不數年登禮闈掌綸誥焉（出唐會要）

崔琳

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琳銓日收選殘人盧怡裴敦復于虢鄉等十數人無何皆入臺省衆以為知人（出唐會要）

裴光庭

開元十八年蘇晉爲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過官應批退者但對衆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牓選院門下點頭者更引注擬光庭以爲侮已不悦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爲光庭腹心專主吏部過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口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出唐會要

薛據

開元中薛據自恃才名於吏部參選請授萬年錄事諸

流外官共見宰執訴云錄事是其等清要官今被進士欲奪則其等色人無措手足矣遂罷出摭言

李林甫

自開元二十年吏部置南院始懸長名以定留放時李林甫知選寧王私謁林甫曰就中乞一人林甫責之於是榜云據其書判自合得留緣屬寧王且放冬集出國史補

張說

中書舍人張均知考父左相張說知京官考特注曰父

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子義不務私至如潤色王言章施帝載道參墳典例絶常功恭聞前烈尤難其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上下出玄宗實錄

張奭

苗晉卿典選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晉卿以倚子思悅附之考等第凡六十四人奭在其首蘇孝韞者為薊令乃以選事告祿山祿山奏之玄宗乃集登科人於花蕚樓前重試升第者十無一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

一字時人謂之㦽白上大怒貶倚敕曰庭闈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乃以托人天下為戲談晉卿貶安康出盧氏雜說

楊國忠

天寶十載十一月楊國忠為右相兼吏部尚書奏請兩京選人銓日便定留放無少長各於宅中引注虢國姊妹垂簾觀之或有老病醜陋者皆指名以笑雖士大夫亦遭斥恥故事兵吏部注官訖於門下過侍中給事中

省不過者謂退量國忠注官呼左相陳希烈於坐隅給事中行列於前曰既對注擬即是過門下了希烈等腹誹而已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與本曹郎官蕃屏外排比案牘趨走語事乃謂簾中楊氏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楊乃大噱選人鄭某附會其旨與二十餘人率錢於勤政樓設齋薦爲國忠立碑於尚書省南所注吏部三銓選人專務鞅掌不能躬親皆委典及令史孔目官爲之國忠但押一字猶不可遍出唐續會要

陸贄

貞元八年春中書侍郎平章事陸贄始復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數年一置選選人併至文書多不可尋勘眞僞紛雜吏因得大為奸巧選人一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命吏部分内外官員為三分計闕集人歲以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出唐會要）

鄭餘慶

宣平鄭相之銓衡也選人相賀得入其銓劉禹錫曰予從弟𢉖在鄭銓注湖州一尉唱唯而出鄭呼之却迴曰如公所試塲中無五六人一唱便受之此而不奬何以銓衡公要何官去家穏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進縣尉選人翕然畏而愛之及後作相過官又稱第一其有後於魯也又云陳諷張復元各注畿縣請換縣允之既而張却請不換鄭牓子引張纔入門已定不可改時人服之出嘉話錄

裴遵慶

裴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徳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牓引士子以及東市兩街時人以為盛事（出國史補）

李絳

長慶初吏部尚書李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為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速畢（出國史補）

李建

李建為吏部郎中常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僕得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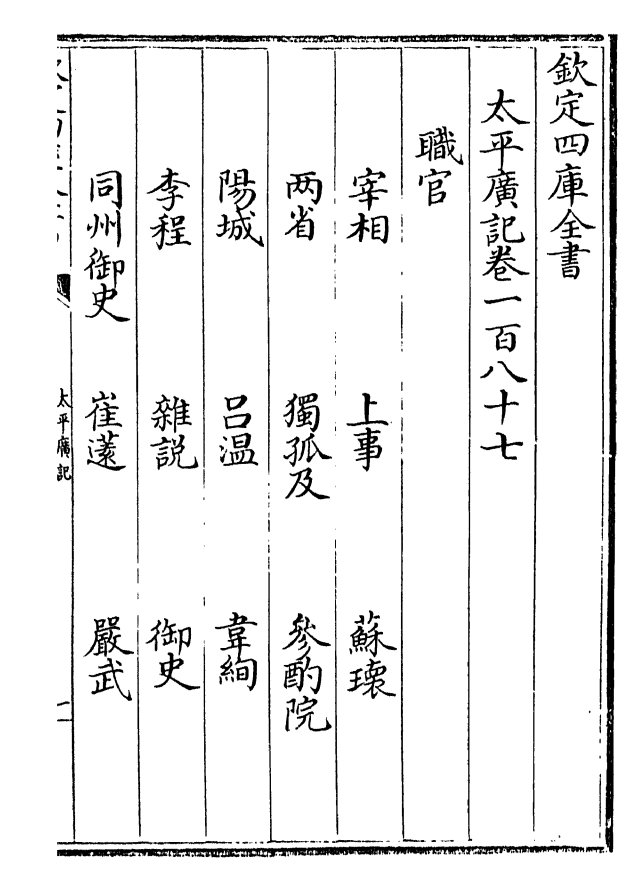
當今登第之歲集于吏部使尉緊縣既罷復集稍尉望縣既罷乃尉畿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為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翔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奔捷下曹得其循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議者多之出國史補

崔安潛

崔安潛東洛掌選時選人中不能顯其名姓竊顧雲啓

事投獻者崔公不之知大賞嘆名之與語便注一超資
縣令後有人白崔公方悔出盧氏雜說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六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七

職官

宰相　上事　蘇瓌

兩省　獨孤及　參酌院

陽城　呂溫　韋絢

李程　雜說　御史

同州御史　崔遂　嚴武

押班　臺門　歷五院

韓臯　雜説　使職

尚書省　崔日知　度支

椰闢　省橋　秘書省

魚袋　莎廳

宰相

凡拜相禮絶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於子城東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問疾百僚就第有司設幕次排

班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將至則皆撲滅以避之宰相判四方之事有都堂處分有司有堂帖下次押名曰花押黃敕既下小異同曰黃帖宰相呼為堂老初百官早朝必立馬建福望僊門外宰相則於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出國史補

上事

凡中書門下並於西省上以便禮儀五品以上宰相送

上乃並卿參（出國史補）

蘓瓌

景龍三年蘓瓌除尚書右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計獻食名曰燒尾瓌因侍內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善邪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出談賓録）

兩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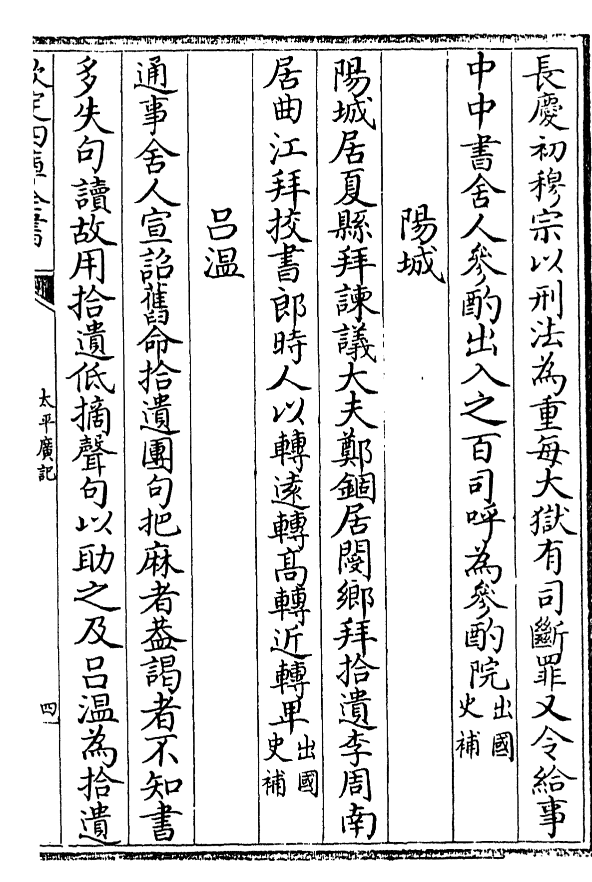
諫議無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廚食四孔炙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等相親嫌不拜知制誥為𦈢脚又云不由三字直拜中書舍人者謂之撻額裹頭其制誥之本出自王言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嘆曰此聖明主也一見決矣近者凡有詔敕皆責成羣下褒貶之言哲王所慎凡百具僚王公卿士始褒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以斗筲

下才罪不容責同為一字之行固出君上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蓋天子無戲言言之苟失則取尤天下出盧氏雜説

獨孤及

獨孤及求知制誥試見元載元知其所欲迎謂曰制誥阿誰堪及心知不我與而與他也乃薦李紓時楊炎在閣下忌及之來故元阻之乃二人力也出嘉話録

參酌院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為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百司呼為參酌院出國史補

陽城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絪居閿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轉遠轉高轉近轉卑出國史補

呂温

通事舍人宣詔舊命拾遺團句把麻者蓋謁者不知書多失句讀故用拾遺低摘聲句以助之及呂温為拾遺

被喚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者自呂始也時柳宗元戲呂云幸識一文半字何不與他把也出嘉話録

韋絢

開成末韋絢自左補闕為起居舍人時文宗稽古尚文多行貞觀開元之事妙選左右史以魏謩為右史俄兼大諫入閤秉筆直聲遠聞帝倚以為相者期在旦暮對敭進諫細大必行公望美事朝廷拭目以覩文貞公之風彩會文宗宴駕時事變移遂中輟焉時絢已除起居

舍人楊嗣復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謝奏取進止帝頷之李珏招而引之絢即置筆札於玉堦欄檻之石遽然趨而致詞拜舞焉左史得中謝自開成中至武宗即位隨仗而退無復簪筆之任矣遇簪筆之際因得密邇天顏故時人謂兩省為侍從之班則登選者不為不達矣出嘉話録

李程

李程為翰林學士以堦前塼日影為入候程性懶每入

必踰八塼故號為八塼學士出傳載

雜說

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為曹長員外郎御史拾遺相呼為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侍御史相呼為端公出國史補

御史

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分班入閤則侍御史監奏蓋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

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花塼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爲七貴監察院長與同院禮隔語曰事長如事端凡上堂絶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大笑則合座皆笑謂之哄堂哄堂不罰大夫中丞入三院罰直盡放其輕重尺寸由於吏人而大者存之黃卷三院上堂有除改者不得終食唯刑部郎中得終之出國史補

同州御史

王某云往歲任官同州見御史出案迴止州驛經宿不

發忽索雜案又取印歴鎖驛門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哂乃因庖人以通㝠胥許以百縑為賂明日未明御史已啓驛門盡還案牘乘馬而去出國史補

崔遂

崔遂為監察廵囚至神策軍為吏所陷張蓋而入又諷軍中索酒食意欲結懽竇文塲怒奏立敕就臺鞭於直廳而流之自是廵囚不至禁軍出國史補

嚴武

寶應二年大夫嚴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
自此乃給公乘元和中元稹為監察與中使爭驛廳為
其所辱始有敕節度觀察使臺官與中使先到驛者得
處上廳為定制出國史補

押班

凡大朝會監察押班不足則使下侍御史因朝奏者攝
之出國史補

臺門

御史臺門北開葢取肅殺就陰之義故京臺門北開矣

按鄴郡故事云御史臺在宫城西南其門北開故城

御史臺亦北開龍朔中置桂坊為東朝憲府門亦北開

然都御史臺門南開當時創造者不經反於故事同諸

司葢以權宜邪御史臺記

又北開者或云是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

御史大夫欲向省便近故開北門出談賔録

歴五院

臺儀自大夫已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歷踐
五院者共三人焉李尚隱張延賞溫造也出尚書故實

韓皐

韓皐為御史中丞常有所陳必於紫宸殿對百寮而請
未嘗詣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於此不盡可來延英
當與卿從容或無遺事親友或謂皐曰自乾元已來羣
臣啟事皆詣延英方得詳盡公何獨於外庭對衆官以
陳之無失於慎密乎韓曰御史天下之持平也權剛直

枉唯在公共所言之事貴人知之奈何求請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肅宗皇帝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之後來臣寮得詣便殿多以私自售希求恩寵欲狥其身奈何以此為望哉出傳載

雜說

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略同臺中則務紏舉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輕出國史補

使職

開元已前於外則命使臣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為使其後名號益廣於是有為使則重為官則輕故天寶末有佩印至三十者大歷中請俸有至千貫者今在朝太清宮太微宮度支鹽鐵轉運知苑閑廐左右巡分察監察館驛監倉監庫左右街外任則節度觀察諸軍押蕃防禦團練經略鎮遏招討摧鹽水陸運營田給納監牧長春宮有時而置者則大禮禮儀會盟刪定三司黜陟巡撫宣慰推覆選補禮會册立弔祭供

軍糧料和糴比其大略經置而廢者不録宫官内外悉謂之使舊為權臣所綰州縣所理今屬中人者有之出國史補

尚書省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四覆户部分兩賦其制尚矣舊說吏部為省眼禮部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為

都公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禮部不博前行駕庫出國史補

崔日知

崔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為太常卿於都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人謂之崔公望省樓出國史異纂

度支

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疏押案而已

貞元已後始為使額郎官當直發敕為重水部員外郎劉約直宿㑹河北繫囚配流嶺南夜發敕直宿令史不更事唯嶺南不下河北旬月後本州聞奏約遂出官國史補

柳闢

吏部甲庫有朱泚偽黄案數百道省中常取戲翫已而藏之柳闢知甲庫始白執政於都堂集八座丞郎焚之出國史補

省橋

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目為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項南望南宮也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即有入相者俗呼為音聲樹祠部呼為氷聲去廳言其清且冷也出因話錄

秘書省

唐初秘書省唯主寫書貯掌勘校而已自是門可張羅

迴無統攝官屬望雖清雅而實非要劇權貴子弟及好利誇侈者率不好此職流俗以監為宰相病坊少監為給事中中書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為尚書郎病坊秘書郎及著作左郎為監察御史病坊言從職不任繁劇者當改入此省然其職在圖史非復喧卑故好學君子厭於趨競者亦求為此職焉（出兩京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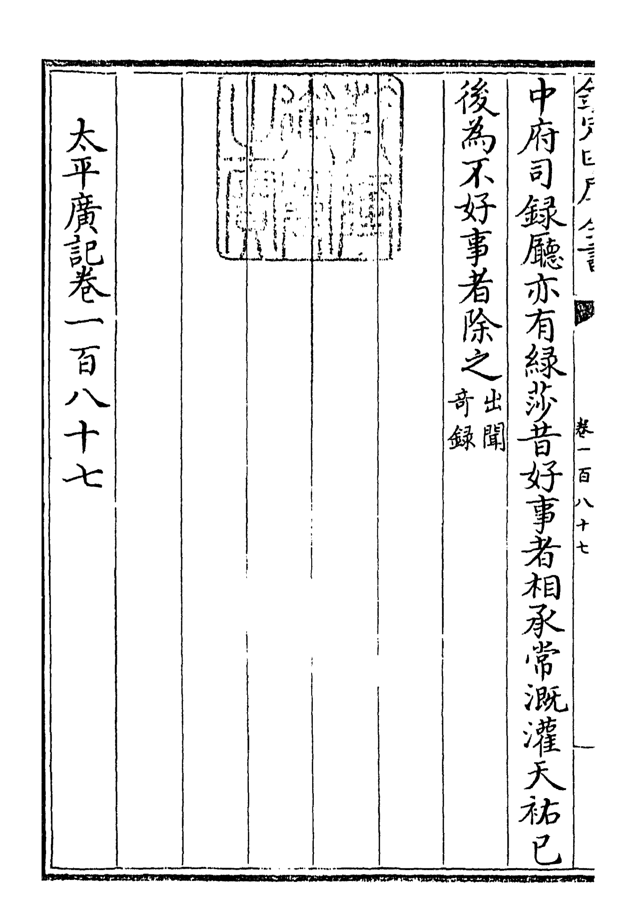
魚袋

朝儀魚袋之飾唯金銀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銅中

宗反正從舊出國史異纂

莎廳

京兆府判司時云兩法士此兩廳事多東士曹廳時號為念珠廳蓋判案一百八道西士曹廳為莎廳廳前有莎週廻可十五步京兆府時云不立兩縣令不坐兩少尹兩縣引馬到府門傳門而報兩尹入廳大尹亦到廳不得候兩尹坐後出不得候兩尹立後出其京兆府縣之重亦表大尹之尊京兆府掾曹時人云倚國省郎河



中府司録廳亦有緑莎昔好事者相承常漑灌天祐已後為不好事者除之出聞奇録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七